

中國向世界開放市場

時光荏苒，農曆廿四節氣已到尾聲，昨天立冬已屆，北方已氣溫下降，瑞雪降臨，再過一週後又將迎來小雪到。

天氣已降溫應節，然而在上海卻因迎來了世界各國政商界領袖而變得熱烘烘的。我國在上海舉行了首屆進口博覽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自揭開序幕，正可用一句「紫氣東來」來形容實為不過。

習近平的主旨演講，贏得了滿堂嘉賓經久不息的掌聲，表示欣賞及讚許。事實上，習主席不但有大國領袖風範吸引眾嘉賓，而實際上他的演講內容十分精闢，言中有物，令人欽佩。在現今複雜多變的世界形勢下，仍有多國所謂領袖做出一些只為私利而損人的措施，引起世界矛盾重重，經濟前路備受挑戰。

而今在中國有一道雄光四射，一位偉大的領袖語重心長地指出世界應走的方向。習主席堅定地指出，上海首屆進口博覽會不是中國獨唱，而是世界各國大合唱。中國進口博覽會是中國的，更是世界的！

習主席最令人注目的金句是宣佈中國擴大開放等新舉措。中國真誠向各國開放市場，一貫主張堅定開放世界貿易發展，堅定維護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支持對世界貿易組織進行必要的改革，共同捍衛多邊貿易體制。

其實，中國自中共十九大會議之

後，根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腳步不會停。習主席在致辭中回顧中國發展歷程，開放合作是增強國際經貿活力的重要動力，開放合作是推動世界經濟穩定復甦的現實要求。當今中國對外開放改革已40年了，中國人民眼見國家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充分感覺中國從此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了。

習主席指出，中國未來15年將進口超過40萬億美元商品及服務，中國將成為進口大國，對於世界各國而言，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雖然上博所謂發展中的大國代表未有出席，但是當日與會者都是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代表，肯定的是若干年後，這班發展中的國家將成大國了，因為大家都擁護並團結在中國的方案中。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對於某些抱着單邊主義的國家相信是一個打擊，因此習主席發言之翌日，香港股市已見止跌回升，而且有消息說美國因而對中美貿易態度軟化了。

作為中國人，面對當今自己國家的領袖展示風範及所舉行的大國外交，堅定走向和平發展的道路而到無比的光榮與驕傲，尤其是本港市民面對最近高鐵香港段及港珠澳大橋的相繼啟用，深深體會到香港與國家的關係更緊密了，更受惠於國家的恩賜和利民政策，這是何等幸福的事啊！

東涌觀島去

方寸 亂 方芳

港珠澳大橋通車後，有報道東涌東薈城「淪陷」，大批內地遊客逼爆東涌市中心。內地網站有大量「深度體驗港珠澳大橋」的一日遊套票，賣點是觀賞「全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和「香港唯一名店折扣商場」東薈城玩樂。

這些內地旅遊團包交通、導遊、保險，但不包餐，遊客就在東涌市中心自由活動四小時，可想而知，周末周日東涌擁擠之情況。

居住在東涌的朋友對新生物相當包容，倒是沒怎麼抱怨。她說，只是周末及周日逼爆，居民不去市中心跟遊客逼餐廳、超市、藥店，那就更不受影響了。她說，周末周日人家入東涌，她就出城，反正都不會呆在家裡，要到市區會親友。目前星期一至星期五，生活秩序還是不受影響，東涌還是他們的，當然還要看情況發展。

東涌是個好地方，有郊野風光，又有景點，更有「名店折扣商場」，具備玩樂條件，朋友住東涌十多年，優哉游哉，出入必經名牌店，與店員混熟，有時拿着菜籃去買菜，不經意又買了件名牌，說來真是個經典。因為有「名店折扣商場」在身邊，要抵得住引誘也不容易。當然，名牌慣見亦平常，對東涌居民來說，再多的折扣已無感覺，但對市區的朋友，還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在大橋通車後第一個周日，無意去趁大橋通車的熱鬧，只是到大嶼山走走，到了東涌，已經感受到人氣開始熱騰，360彎車站大排長龍，據說要排一個鐘以上。無處可去，惟有觀島，朋友家住50樓層以上，景觀150度無敵大海景，對正兩地口岸的「人工島」，島如神龜伏海，大橋蜿蜒，海舞銀蛇，可算是最佳觀島景點。

當天為通車第一個周日，觀島所見，大橋車流量極少，寥寥可數，但鬧出個人多車少的新聞。新生物物定有不善之處，目前已在改善中，相信運作一段日子，定可暢順。

2018秋回台所感

書聲 廖書蘭

中午搭台灣高鐵到台灣中部，雖然並不餓，但我買了一個鐵路便當，特地挑選了一個傳統便當，打開盒蓋，一塊排骨，一個滷蛋，一些甜酸菜，一顆顆晶瑩剔透、QQ有彈力有韌勁的台灣蓬萊米。40多年了，我還可以吃到小時候的台灣鐵路便當，幸福嗎？真的有幸幸福！熱熱的便飯伴着我把這一盒津津有味傳統便當吃完了。

不期然想起，我曾經看見，有一位旅居日本的東北老人家，90歲的時候重回東北家鄉，在他小時候玩耍的田野，挨着牆角撒了一泡尿；他說，幸福啊！幸福！隔了80年還可以重回自己的老家，在小時候撒尿的地方，再撒一次尿！他說，他一邊撒尿，一邊熱了眼眶；當時，我當然不理解他的感受，現在明白了！那是一種簡單到不得了的普通平凡小事，經過人生幾十年的歲月磨蝕，能夠重新再出現在自己的眼前！再經歷一次，再品嚐一次，是一種感恩，一種幸福。真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凡人，有相似的經歷才能感同身受。

望着車窗外，飛也似的田野、一排排的民房景色，像一幕幕倒退的銀幕畫面，經過西螺大橋，看着濁水溪滾滾河水，想起南台灣的稻米一年可以豐收三次，香甜多汁的水果：西瓜菠蘿香蕉芒果木瓜釋迦蓮霧青棗……數也數不完，

台灣本來就是寶島，美麗的寶島。這陣子，韓風（韓國瑜）席捲整個寶島，從南到北，由西至東，幾乎無人不談韓國瑜！打開電視機，無論是哪一台，都看見他，穿着淺藍色的襯衫捲起袖子，光着頭，一手拿着咪高峰一手高舉拳頭，口才與辯才皆好，又有急智，風趣幽默化解緊張的選舉對立氣氛。

韓國瑜的出現，無異是台灣政壇的一匹黑馬！國民黨多年低迷的士氣，終於可以藍天再現，在綠營面前吐氣揚眉。如果這一次可以在高雄勝選，可稱得上是國民黨光復高雄！33年來有民進黨黨倉之說的高雄，如果韓國瑜當選，說明台灣的政治生態，已經進入了成熟期，「選人，不選黨」，並已看淡省級矛盾，因為今天已經是「芋頭番薯」（外省人第二代與本省人所生的孩子）滿台灣了。如果韓國瑜當選，意味着民進黨全面被翻盤，可能出現台牌效應，民進黨當今領導人要鞠躬下台。

這股「韓流」、「韓風」既有激情，又有夢想，打破國民黨昔日溫良恭儉讓的形象，祝願他旗開得勝！不負所望！

■在民進黨抹黑抹黃抹紅情況下「韓流」依然炙熱。 作者提供



人無笑臉休開店

翠神 連盈慧

居處附近先後幾家店舖結束營業，說是業主加租可信也不可不信，其中幾家，一年前開店便給街坊批定做不長久。

先說A店吧，老闆一人坐鎮，終日鐵青着臉，六百元一斤瑤柱，客人光顧半斤，他轉過臉就說半斤不賣，碰過釘，誰還對他渴望貴客光臨的鹿茸燕窩有興趣。這店不到一年後結束，小老闆似乎死心不息，又在對街換了店名重操故業，臉口如常鐵青，三幾個月後路過，招牌其新如故，人面全非，店舖已拆成一大空洞，店內裝修工人在為另一行業店主動工了。

西餅B店開張時，門面光鮮極具吸引力，好奇買了她的芒果瑞士卷，打扮妖媚的老闆娘也許給冷氣冷僵了臉孔，收錢後任由瑞士卷呆放在櫃枱上理也不理，看也不看賣出的產品一眼，為了省去一個平口膠袋在故意拖延時間，超級市場五毛錢才發一個背心膠袋，但是生果凍肉的平口膠袋不在法例管制範圍之內，其他麵包西餅店亦然，老闆娘慳袋的服務態度，劉德華又有話說了，不知道是否其他客人也為了這個小小膠袋感到不舒服，這新店也做不到半年，她吡

鄰的另一家西餅店，開業多年至今還存在。

C店是集團式燒味飯店，也有十年以上歷史，某次大門煥然一新後，夥計也換了，氣氛總覺得有點不同，有回陪女同事路過，大家要趕時間完成未完成的工作，打算先行祭祭五臟廟，同事多年前曾在這家店子吃過幾次，喜歡它的叉燒，就來個叉燒窩麵，同時點了一碟西蘭花，結賬時應大媽大筆一揮，西蘭花落單五十，同事說大門外西蘭花牌價寫明四十元，大媽以大媽口吻大聲說：「我說五十就五十！」沒多久該店也關了門。

其他同名集團式燒味飯店如常營業，偏偏這一家生意做不下去，老闆也許還蒙在鼓裡，有句廣東俗語叫「倒米壽星」，不是大媽侍應影響了食客胃口？可想像了。



■今日有人拉了閘，明天有人又開張！ 作者提供

一個時代的開始

獨家 呂書練

「一個時代結束」或者「大師時代結束」等等，似乎是今年出現最多的本港媒體標題，還夾雜着一絲感嘆。因為今年以來，香港多位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人或香港人熟悉的文化人相繼地逝世，而且，一個接一個。

今年二月，有「南鏡北季」之稱的國學大師饒宗頤以百齡高壽仙逝，人們用了類似的標題，乃至「真正的大家時代結束了」或者「只要有饒宗頤，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有報道指是金庸說的；而九個月後，「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成為人們紀念一代武俠小說泰斗時常引用的句子。

其間，有港人熟悉的台灣才子李敖、香江才女林燕妮先後病逝，再有文壇泰斗劉以鬯、堪輿大師蔡伯勵，以及電影大亨鄧文懷，乃至被傳媒形容為「靚絕五台山」的藍潔瑛……尤其兩位相對年輕的女士林燕妮和藍潔瑛，前者才氣風頭一時無雙，文字創作直至七十五歲的生命最後一刻；後者以五十五之齡猝死，而且曾經生活潦倒。

由於他們都曾經是學有建樹並獨當一面、具代表性的「香港之寶」，其名字及其作品都曾經是陪伴着香港人成長，當傳媒以圖文為

他們的一生作總結時，彷彿也把人帶回他們共同成長的年代，褪了色的青春因為生命的終結而凝固，反而予人一種情感複雜的想像。所以，人們難免感到失落，以致有人建議設心理熱線，安撫人心。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一，幾位長壽逝者其實都來自上海這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亞洲大都會，也在這個城市接受早期教育，卻在香港這個被人視為「文化沙漠」的地方成為一代文化大家，文名更飄出香江，反映香港在特定的「借來時空」所發揮的作用，並形成獨特的文化流派和生活方式。

這種生活方式是好或是壞，因人而異。有人沉緬「昔日好時光」，難免慨嘆「一個時代的結束」或「大師時代的結束」。但是，歷史的車輪只會滾滾向前，大師已逝，但大師仍會來，只是，此大師非彼大師。

所以，我更傾向於馬雲九月初宣佈計劃從阿里巴巴退下來時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說的話：不是一個時代的結束，而是一個時代的開始。

事實上，無論從國際形勢發展，還是香港過去多年衍生的問題，以及今年多項跨境項目的啟用，香港的確進入新時代。

百家廊

付秀宏

近日，讀龔曙光的《日子瘋長》，感觸頗多。這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最新推出的憶舊散文集，以「瘋長」名之，非常有趣；讀之，卻有時光滄桑筆難刻之感。家史和鄉音，在歷史凹凸面上的起起伏伏，旁人看也許似乎波瀾不驚；但是，在作者眼中、心中卻是日子「瘋」了的情狀。

所以，作者這樣表述，「我對弱小的和孤獨的生命天性敏感，抑或是弱小和孤獨的生命鑄就了我審美的天性。」是啊，細小而真切的敏感——綴滿了龔曙光心中過往的日子，真的似瘋長的青麥，曾經綠得遍野那樣綠着、長着，但歷經沉沉的時間——層層滴落，似是麥粒欲說還休的話語。而今，他若不盡情地傾訴出來，真的難澆胸中塊壘。

在年輪的河流裡，有誰沒有被劈頭蓋臉的浪頭打臥下的經歷？我們都像瘋的那般露出頭來拚命呼吸，然後又潛下水奮力去游。一棵站在窗口的紅棗樹，挺直腰桿，想追隨南飛的大雁，可指去的總是思索的落葉。

當瘋長的日子漫上作者額前的溝溝壑壑，關於母親的回憶仍然被不斷銘記着，母親心底曾被狂風吹落的夢想，至今已不再無所依憑地瘋長，卻始終晃動在歲月的風雨之中。

一口氣讀完龔曙光的首篇近兩萬字的《母親往事》，我深切感受到龔曙光異於他人的率真和坦誠，正如為他作序的著名作家張煒讚之，「無諱論的為文之勇」恰似左逢源的「搏浪弄魚」。

對於母親身世的描寫，龔曙光並沒有絲毫躲閃，甚至將母親很可能不是她父親的親生女兒這一情況和盤托出。母親幼年、少年受盡委屈，在姥姥墳前哭過後，毅然決然地從她在邊緣化的家庭中逃了出來，走上了去澧州城的道路。恰逢新社會，她先考上了澧縣簡師，後來又考上了桃源師範學校。母親作別了繁華的姥舅向家和衰敗的父輩戴家，在新時代裡掙扎，再也沒有返回。

但是，沒有返回父輩家，並不代表割斷。母親的理想是考取上海音樂學院，因她名義上的父親是潛伏特務，最終沒有通過政審。

正是那個名義上的父親，所謂的家庭出身問題，幾乎影響了她的一生。她只好把大學夢收起，從師範學校畢業後，來到大山窩窩兒中的桃江二中。三年後，才被奉調到澧縣二中。此時，母親遇到了政治上可靠的父親，而父親卻因此失去了政治上進的機會，反倒樂得安閒。後來的時光，母親又因政治問題下放到父親老家的公社所在地夢溪鎮完小，父親也一起回家任教。風風雨雨，父母親在夢溪鎮待了二十多年。最終，父母親之所以能從夢溪鎮調到津市一中，蓋因在津市當副市長的一位學生的鼎力相助。

作者在文末說，母親叛逆過一種制度，卻未能被自己嚮往的另一種制度所包容；母親叛逆過一個時代，卻未能對自己投身的另一個時代所接納；母親叛逆過一類生活，卻未能被自己追求的另類生活所成就。但無論時勢如何變化，教育和學生是母親心中的永遠圖騰，維繫着她所有的生命追求，凝結着她所有的悲歡苦樂。在津市、澧州、桃江、夢溪，關於瘋長的日子，關於家庭的政治問題，關於子女的復讀考試，關於對歷史記憶的種種膽怯，關於父親對於母親冷暖寒涼的估量，都能一一找到答案。

如今，母親與生俱來美麗嘹亮的氣質，被人生歲暮失憶的病狀所筆筆雕刻，身為兒子的龔曙光突然覺得——把母親的這些往事告訴世人，才對得起母親給予他生命、給予他文學上的悲憫筆觸。也許，這樣做，拂逆了母親的某些意願，但從另一個意義上又成全了母親的心靈。因為生命的雕刻曾經來過，忠實地記錄心靈既舒解了瘋長的日子，又調低了過往時代的音調；冥冥之中，將心之內款款吐出，留在了世間——好像完成了應有的使命。

這是因為，一個家庭與一個民族一樣，都需要心靈史來支撐，這些連血帶肉的情感，可以讓後輩人懂得，在他的時代裡與自己血脈相連的那些小人物的文人價值。

自始至終，作者並不試圖陷入小人物的矛盾糾葛裡太深，但又真摯地書寫着彼此之間

流淌的汨汨情懷。無可否認，在龔曙光的筆墨間，我們既找到了雞犬之聲中的喜樂憂愁，又尋覺到人性之美與敘事之誠。龔曙光一邊輕聲叨念，一邊疾筆寫下去，用有些複雜的情緒，來解讀曾經單純的記憶。

一旦走進這本書中，跋涉在發黃的風雨間，或見父母青蔥年華，或遇鄉里兄妹，或於床榻輾轉反側，或走入時間的夾縫……一個把絲絲縷縷情思深埋心底的人，無論何時翻曬這些錯落的歲月，總能看見一個又一個浪頭逼他所發出尖叫與喘息，空氣黏稠而潮濕，如同八月的盛夏。「一張俏麗的面孔，一副亮麗的歌喉，加上若有若無的大家小姐氣質。」若不是看了《日子瘋長》，我絕不敢相信，在那個苦難的年代，有這樣一位對自己品質人生的追求和堅持的女性，而這位女性正是作者龔曙光的母親。這種傳奇就發生在龔曙光身邊，如同一個人從自家院子裡挖掘出來的陶器，把盒蓋一點點掀開，看見裝滿的梅子，連同葉子也青翠濕綠的，似是剛從晨霧中新摘來的一樣。

《日子瘋長》不僅僅是真人、真事、真情，而且有着哲學味道的發人深省。龔曙光用超然的筆調，述盡了對故鄉人物纏綿愛戀；以白描的手法冷靜地摹畫出所見所聞、所愛所恨、所思所悟。在《日子瘋長》裡有這樣一些話，「春茶再苦亦回甘，臘酒再淡也醉年，添丁添喜亦添憂，逝老悲悲是福是禍，時代過去了，日子卻留了下來，「當我們將世界幾乎走遍，才發現這一輩子的奔走，仍沒能走出那個童年和少年的小鎮」。龔曙光的滿紙厚味，來自於歲月的持久沉澱，裡邊的悲歡人情、冰雪炭火、梨花書聲，就是我們生命所承載的土地和河流的密碼。

《日子瘋長》以湖湘原始野性而旺盛的狀態，召回了龔曙光自己曾經的童年與青春時代。一群小人物的質樸與脫俗孤高，一組寬視角的情感醞釀與爆發，既突入到昏暗深淵，又流轉至淡然處之，使人產生一種「舉重若輕、提燈還家」的深刻感觸，久久不能平復。

如何活在大俠遠去的時代？

琴台 伍呆呆

金庸先生離世，在網上網下掀起了一片懷念的高潮，他的武俠小說隨着他的離去又一次暢銷起來，金庸系列的電視劇在視頻網站的點擊率頓時又創了不少新高。就連一些App平台迅速推出的測試遊戲，如「你是金庸筆下的誰」和「你最喜歡金庸筆下的誰」等等也大火爆火起來，各行業都趁機發了一筆「金庸財」。

作為一個寫作者和金庸先生的讀者，我亦不例外，這段時間日夜顛倒地把《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射鵰英雄傳》等好幾部較為經典的小說重新看了一遍。

少女時代讀金庸，最喜歡他筆下的段譽，因為他英俊瀟灑、才華橫溢、聰明絕頂又溫柔多情。長大成熟後，便自然地變為喜歡蕭峰、郭靖、楊過之類的人物。與段譽父子的多情不同，他們皆對自己所愛之人一心一意，此外幾人更是善良正直、有擔當，無論武功高強與否，皆是時時不忘行俠仗義，除卻壞人惡人，無論何人與之相處，皆能安心。大抵不止我一人作此想，每每遇到壞人壞事，人們都期待能有一位大俠從天而降，懲惡揚善，因此西人便也有他們想像的俠義之士《蜘蛛俠》和《超人》。

前些日重慶發生的公車事件，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終於從「女司機」被冤枉「逆行撞

到公車」數日之後徹底還原了真相。根據黑匣子的記錄，原來是一個坐過站的女乘客和司機糾纏，出手打了司機，司機又在行駛途中毫無責任感地還手，公車便失控逆行撞向對面由女司機駕駛的小車後再衝破護欄跌入江中，導致十幾位乘客遇難。

當時若是一位金庸筆下的大俠或者西人的蜘蛛俠從天而降出手相救，是不是就可以挽救那些命喪江中的乘客？悲劇發生後媒體和「吃瓜群眾」有譴責女乘客無良的，有說司機無責任感的，還有公車公司即刻在駕駛位裝護欄以保護司機的。拋開能夠被大俠替救的想像，現實中，當時車中哪怕有一位「小俠」出面制止一下與司機糾纏的乘客，即不會有悲劇的發生了，而這個「小俠」應當就在乘客之中。

記得我有一次去電影院看電影，影片的內容比較嚴肅，加之執導該片的導演剛去世，觀眾看電影的時候帶着對導演的追思，整個影廳的氛圍便顯得十分的肅穆。不知哪位觀眾帶了一個四五歲的孩子，從電影一開場便在影廳過道的台階上蹦蹦跳跳，一直不停，家長不知道坐在哪裡，彷彿不存在似地一聲不吭。觀眾們被影響了觀影頻頻地看向那孩子，無人發聲，有的亦只是低聲議論表示不滿，並沒有人出面制止，皆不願「管閒事」。後來我實在忍不住，便站起

來喝了一聲「誰家的孩子，能管管嗎？」話音剛落，那家長便起身把孩子帶出去了，後來再未進場，大家便得以安安靜靜地把影片看完。

其實有時候只需要如此簡單的一句話，一個行動，但必須要有人去說那句話，去站起來行動。據說重慶公車事件之後，許多公車上一旦有乘客和司機口角起來，甚至是有口角的苗頭，立刻就有乘客出面「管閒事」，有的乘客直接提到重慶公車事件，鬧事的乘客便立時偃旗息鼓。

中國人向來不喜管閒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和「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是我們從小就接受的古訓，有多少人一直以來都是按照這樣的古訓行事的？以至於在歷史上的戰爭中，幾十萬人亦可以被區區幾萬人毫不費力地屠殺。或許正因深諳此古訓的可悲，金庸先生的筆下才多俠義之士。楊過從小不會武功，卻奮不顧身去救本不相識的陸家姐妹，他與郭靖夫婦有「殺父之仇」，卻不殺郭靖而救了襄陽城全城的百姓。他自是知道，若是國破，家亡，哪裡還有「門前雪」可掃？

法國思想家伏爾泰說「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如此，為着我們將來不會成為葬身江中的一員，便當「事不關己，也要掛起」，努力做一個挽救自己的「小俠」罷。